

责编:王小清
美编:柯吉
校对:王雯婷

人物——傅应嘉

傅应嘉(1524—1568年),字德弼,号钟山。南安一都锦塘(今霞美)四甲村锦堂自然村人。明代抗倭名将,与俞大猷、戚继光齐名,世称“俞龙、戚虎、傅蛟龙”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武举第二名,授把总武职。因抗倭功高,官至建宁行都司。逝后,被敕封为“昭勇将军”。

遗迹——傅应嘉墓



傅应嘉的墓位于南安市霞美镇金山村(圈中),对岸就是九日山。

孤冢藏蛟龙 谁识傅应嘉

黄种成
赖香珠文
李想图



傅氏后人从傅应嘉墓中取出的石雕刻(资料图)。

1 闹市古墓

霞美金山村,秋风萧瑟。停车步行,从几幢民宅间的缝隙蜿蜒穿行,终于来到了此行目的地——傅应嘉墓。

来之前已有准备,真见了还有些吃惊。初次探访,谁能想到,这位与俞大猷、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,长眠之地几乎已被民宅包围,掩映在一片龙眼林中。如果不是当地人带路,很难被找到。

古墓背靠小山坡,是一座典型的闽南龟壳墓,尽管已有450多年,但高高的墓座和拱起的“龟壳”,仍在诉说着墓主人曾经的辉煌。

相传,傅应嘉在金门去世后,朝廷赐其棺“横杠竖葬”(棺木横杠,遇有阻物,即行拆除,可敲诈民财),意让其子孙聚敛钱财。但其子秉承父风,不忍侵扰百姓,把他的棺木直接从金门海运入晋江,葬于九日山对面金溪南岸,今天的金山村,距金鸡水闸仅800余米。

据1996年《丰州志》记载,整个古墓占地约1400平方米,花岗岩墓碑,高2.5米,宽0.5米,碑文“福建都司昭勇将军”八字,墓前两侧石砌屋券形,三个墓埕,石人二,一抱印,一抱剑,石狮、石马及望柱各一对。”当时尚存墓堆、石狮、石马与望柱。

时过境迁。如今,除了2017年重修的墓碑、墓座外,石狮、石马与望柱均已不在,周边民众建房逐步逼近,占地仅剩500余平方米,墓埕及墓周果树成林,有人种菜有人养鸭,空气中飘着鸭粪的味道。

令傅氏后裔欣慰的是,2020年1月21日,傅应嘉墓入选第五批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南安市政府已明确其保护范围:以墓碑为中心,向东西两向各延伸6米,向南延伸8米,向北延伸11米。目前,相关保护工作已提上议程。



相传当年傅应嘉单手就可举起的石臼,重达两三百斤。



重修后的傅应嘉之墓。

4 忧忿自弃

不过,在民国《南安县志》以及傅氏后裔口口相传中,傅应嘉与吴平的故事却是另一版本:

后值吴平不轨,占据广东郡县,僭号纪元,民无宁处。世宗命应嘉往讨之,锡以剑印,不用命者斩。于是提师南指,连擒贼首七次,粤东悉平。凯旋,世宗大喜曰:“维彼粤寇,出没海滨,卿以何计擒之?”对曰:“臣奉圣上神威,竭股肱之力,与吴平舟师角胜负。每风漂浪涌,辄驾巨舰冲波出战,战无不克。”而世宗亦以“蛟龙”称之。

当其七擒吴平也,平曰:“将军神威,某不敢复反矣,愿乞骸骨,赦归为化外绝域之人,死且不朽。”应嘉輒舍之。而忌者遂谗之,以为得平重宝。穆宗登极,朝议委内臣三学士,到锦塘搜家,并无赃据。内臣复命,诏复前职。诏书已到三日,应嘉尚未知,郁都曰:“大丈夫不能战死沙场,马革裹尸;今日死于谗陷之手,天也!”忧忿自弃,年四十有四卒于家。

“俞龙、戚虎、傅蛟龙”齐名,同为泉州人的俞大猷活了76岁,戚继光活了60岁,傅应嘉44岁便英年早逝,令人惋惜。

斯人已逝,千秋功过谁评说。在锦堂自然村,有一栋砖石木结构的老厝,据说是傅应嘉的故居,也是当年被搜查受贿证据的老家。老厝仅剩一落,早前风雨飘摇,近年来才用水泥加以局部整固,几无雕饰可言,让人无法与将军故居联系上。如今,古厝被当作傅氏一族的“公妈厅”,供奉祖先牌位。

傅应嘉故居的左侧,有一座锦堂坎井傅氏宗祠,始建于明代,1991年重修。壁上有一方《重修锦堂坎井傅氏宗祠碑记》,内称“明代应嘉公,忠诚许国,为东南屏藩。世宗赞为蛟龙,子孙世代谨守祖训,为舟楫为霖雨,宗风世泽,俎豆芳馨……”

(感谢傅清源、傅培聪、傅金议等傅氏宗亲对本次采访的支持。)

傅应嘉墓位于霞美镇金山村,坐南朝北,糖水灰夯筑,平面呈“凤”字形。因年代久远,屡遭破坏和盗窃,现存占地面积50余平方米,墓前石翁仲、镇墓兽、华表均已缺失,现有墓碑、墓桌为傅氏后裔2017年重修。2020年1月20日,南安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吴平,福建诏安梅岭人,早年从倭后自立山头,发展至万人,与倭寇互相勾结,横行闽粤交界处。1564年,戚继光、俞大猷基本歼灭闽、广倭寇后,吴平孤立,接受俞大猷招安,但不久降而复叛,占据诏安梅岭。

1565年,按朝廷旨意,两广提督吴桂芳和福建巡抚汪道昆联手协调兵力,督令总兵俞大猷、戚继光率军水陆并进,前去剿灭。此时的傅应嘉已经深得戚继光信任,受命率水师于四月初三从金门出发,至梅岭海外,意在切断吴平的海上退路。

六月,吴平出动舰船百余艘,攻诏安县。戚继光命都司傅应嘉及把总朱机、协总王豪统领舟师分泊悬钟澳等处。正当官兵要出之时,贼兵掩杀而至,将官兵重重围住,“机、豪俱陷没”,傅应嘉退回铜山。后来,戚继光自己率军从漳浦出发,挺进梅岭。吴平得报后从海上逃走,向广东流窜。傅应嘉与广东参将汤克宽带水师合击吴平于大潭澳,击沉贼船20余艘。吴平落荒而走,逃入闽粤交界的南澳岛。

广东饶平县东里与南澳仅一海之隔。据《东里志》记载,当时戚继光遣都司傅应嘉到东里打探消息,遇上了吴平的部属涂理,“与战,获二舟乃止”,既而涂理投降。“戚喜,令为导,使应嘉从之。由宰猪澳间道捣其穴。”

有了涂理当向导,戚、俞两军水陆夹击南澳岛,戚家军在宰猪澳登陆,直捣敌营,吴平仓卒夺船而逃,又遭俞大猷水师打击,仅有800名残寇随吴平驾舟逃出海。俞大猷、汤克宽、傅应嘉跟踪追击,直至广东雷州(今康海)、广西廉州(今合浦)一带。王如龙是来自义乌的抗倭猛将,据《王如龙传》称,“南澳一役,如龙与应

嘉为先驱,从宰猪澳间道捣其巢穴。事平论功,如龙受上赏”。

南澳岛被官军攻下后,吴平直接渡海到仅一水之隔的饶平县,溯黄冈河而上,深入内陆的凤凰山区,在那里重集部众。“时继光留击南澳余贼,独大猷所部参将汤克宽、李超,都司白瀚纪、傅应嘉等引兵蹑平后,连战俱不利,平遂趋樟林,掠民舟出海。”吴平摆脱俞大猷军队的追击,重新下海,先到闽南一带活动,最后跑到了安南(今越南)。俞大猷则因为在围攻和追击吴平的行动中一再受挫,终于被言官弹劾,革职闲住,“命继光兼镇闽广”。

直到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四月,闽广官兵终于在安南的万桥山澳,与吴平进行了有历史记录的最后一场战斗。提督侍郎吴桂芳檄安南万宁宣抚司发兵,并遣参将汤克宽、都司傅应嘉等率水军,在万桥山下夹击吴平。夜晚大风时,官兵火攻烧船,吴平大败,跳水而死者不计其数。官兵生擒贼众及斩首共398人。

剿灭吴平后,论功行赏:王如龙任福建都司都指挥佥事,授昭勇将军,后擢广东参将;胡守仁升参将;徐大用升泉州参将;傅应嘉等升指挥使(正三品)……麻烦的是,吴平本人的下落成了一个谜。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,来自前线关于吴平下落的报告有“自沉”“就戮”和“生擒”等多种说法,闽广两军说法自相矛盾,相互指责。

据《明世宗实录》载,因吴平之死存疑,嘉靖四十五年八月,提督两广侍郎吴桂芳弹劾傅应嘉“妄报”当罪。朝廷令兵部核查,兵部认为吴平已死,未论罪。

两年以后,被吴桂芳指责“妄报”的傅应嘉,终因“受贿纵海贼吴平”罪名被朝廷处斩,一代抗倭名将,还是难逃“受贿纵海贼”骂名,令人唏嘘。